

## ■玉渊杂谭

文化部近日发文,对国内各级各类艺术团到金色大厅等国外著名展演场所或国际组织总部办公场所“镀金”现象予以坚决制止。坚决制止政府资助国内艺术团赴国外“镀金”,对未纳入国外著名展演场所演出季、以全自费和租场方式进行的展演活动一律不予批准。

这条消息看着实在是痛快,谢天谢地,赶紧把这扇赔笑天下的金色大门给关上吧!

金色大厅,不用介绍,人们真是太了解了。歌手宋祖英“开天辟地”推开了金色大厅之门,满身银饰的她将民歌唱给老外听

之后,国内舆论极为抬高,人们也极为振奋,话说,千百年来,我们真的是好迷信“在关键位置有了自己的人”。苗族妹子往金色大厅那么一站,我们瞬间就有了文化走出去,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感觉。

宋祖英从金色大厅回来后,知名度、地位等忽地就拔高一截,有红到发紫的感觉。这对后来者应该是莫大的诱惑和“挑战”。我们看到的是,跟从宋祖英脚步,期待“登堂入室”国际化起来的歌星艺人甚众,而且一旦成功,他们就会成为舆论的宠儿,甚至演艺事业攀上新高峰。藏传佛教徒喜欢活佛为他们摸顶赐福,而到过金色

大厅的“艺术家”们,俨然是一种被音乐摸过顶的样子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一个故事:一个爸爸为了安慰孩子在学校总没有小红花,就给他一块钱,告诉他把这个交给老师,说是自己捡的。孩子如愿有了一朵表扬拾金不昧的小红花,十分高兴。之后他开始连续表演“拾金不昧”,金额越来越大,终于被老师识破。这个父亲没有培养成拾金不昧的好孩子不说,反倒栽培出一个小偷。

这个故事给童年的我印象极深,也教育极深,那就是虚假的荣誉不仅毫无价值,而且总有破碎的一天。我们的金色大厅梦和这个

故事差不多,这种精神鸦片吃得越多,荣誉牛皮吹得越大,总有一天露馅。不知道从哪一天起,对金色大厅的各种揭秘、曝光就出现了。花钱就上,四处送票,轮流做观众……乃至老干部分合唱团、小学生艺术团等都拉到了台上。这个外表金碧辉煌的大梦爆裂之后,内中原来全是败絮,而且秽气扑鼻。

我们并不是没有上好的艺术、上佳的文化,但这样的文化“尖兵”们堂而皇之走出去,只能赔笑天下。时至今日,我们还能发生这样的西洋景闹剧,真是滑稽而悲哀。

滑稽的是,诺贝尔奖好歹是个优胜劣汰、真金白银的奖项,而金色大厅,仅仅是

维也纳音乐协会众多演出厅之中的一个,货真价实就是一个“名字”。但中国人上有文化政绩观挂帅,下有商业利益驱动,上下配合,自欺欺人,国际笑话一开十几年。

悲哀的是,我们至今还像那个故事中的小孩一样,活在对小红花、克菜登、世界首善这一类“证书”荣誉的渴望之中,虚妄、虚伪、虚荣,因而可笑;更为令人难过的是,时至今日,文化自卑还以集体无意识状态存在于我们内心之中,时时发作。

关上这一扇金色大门也许并不能解决根深蒂固的心理问题,但暂且关一关,让门外的人反省反省吧!

文·句艳华

## ■老片新看

## 资本创造的敌人

——电影《亲密敌人》观后感  
文·弱水

徐静蕾在电视节目中聊她的《亲密敌人》,她说,往往是我们身边最亲的人,最能伤害到自己,最容易成为我们的敌人。我想,这句话或可看作是她对自己所创作的“亲密敌人”的定义。

如果按照徐导演所下的定义去看电影,我们看到的无非是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两个相爱的人因误解而成为敌人,又在互相的争斗和伤害中因理解而复合。这样的言情叙事可能只适合我们打发无聊时光,转身出了影院就会被忘记。但实际上,电影所呈现给我们的丰富意味,所引发的思考层次,远远超出徐导演本人的预设。仿佛一个美女挑选衣服,她只是依着自己的眼光选了自己心仪的款式、色彩、质地、品牌,但欣赏她的人,却看到了隐藏在衣服中的美女本身的品质。所以徐导演被冠以“素颜美女”,也算不虛此名。

这部定位为“爱情电影”的影片,其实只是玩玩爱情而已,没有提供给我们任何关于爱情的新的思辨,没有引起我们对于爱情的一点纠结、刺痛,甚至一丝感动和叹息都没有。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只是电影中的一个噱头而已,并非影片所要探索的主题。影片的聪明之处在于选择了投行商战作为故事内核,在后金融危机、政债危机的时代背景下,使影片具有了对现实的关照。

影片中,男女主人公分别作为买家和卖家两家投行的顾问,为一桩收购战打得你死我活,他们不惜前情,不择手段,“商业利益是至高利益”是他们唯一的准则。Derek不惜把酒店的火警报警器弄响,让正在洗澡的Amy不得不走出酒店,使她错过与大股东见面的机会;在俩人晚饭时Derek又以谎言欺骗饭店客人,好利用时机走开,和本该与Amy见面的大股东私下会面;受了打击的Amy利用网络传媒毁掉Derek的记者见面会,让对方大跌;他们二人先后收买因孩子生病而陷于困境的司机华叔……这些商业利益面前不顾一切的卑劣手段,这些因商业利益无限放大而毫无道德羞耻感的心灵,让人不由得想起那句掷地有声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商业运作像一台巨大的机器,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身不由己地卷入它的运转而不能自己。Derek永远打不完的电话,让Amy一忍再忍,最终忍无可忍地扔掉他的手机,转身离开了他。资本时代,让Derek在创造丰厚资本的同时,将自己的情人创造成了敌人。不过我想Amy选择投行,并非为了打败Derek,而是为了了解他,了解资本如何剥夺了情人的温情,让Derek成为一架冷漠、无情的机器。资本在成功将追随它的人牢牢套住的同时,实现了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不仅让相爱的人彼此成为敌人,也让自己成为自己厌恶的敌人。一些投行的朋友都不喜欢这部影片,我想是因为荧幕上所呈现的他们在日常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稍稍刺痛了一下他们已经麻木的心灵。那些在利益的驱动下毫无道德羞耻感的心灵,被放大到荧幕上时,会让拥有它的人产生生理上的不舒服。

西方经济学家在研究市场、资本的同时,也在研究资本伦理、资本主义精神,从道德、信仰的层面,为人类寻求拯救的道路,防止人因为贪婪的本性在资本的诱惑下堕落、迷失。而影片的最大缺陷就在于没有对主人公的行为进行道德的反思,Derek和Amy在使用一些低劣手段甚至影响他人正常生活的卑劣手段时,内心居然没有一点不安,完全是胜者王、败者寇的怡然自得。这可能是美女徐导演将影片定位于爱情电影所致,让影片在可能探往的深处之前止步了。

“测量”时——在吸收之前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就为我们的世界添了一份不可分割的信息,同时,那份信息决定了那块小世界的结构。于是,Bit创造了光子相互作用的时空的实在性。这就是信息创造实在,而宇宙是我们参与(分享)的宇宙。惠勒的思想把玻尔的观众(观测者)也是演员(观测的事件)的哲学推得更远——他认为,观众不但是演员,还是舞台的创造者。这样说来,那句口号可以解读为一个带中国古典哲学意味的句子:信息生万象。

更极端的情形是,我们不但参与宇宙,甚至今天决定昨天的宇宙。想象从遥远类星体发出的光子,穿过中间的天体然后汇聚到地球。这就是一个宇宙尺度的双缝实验:绕过天体的两条路径起着两条狭缝的作用。光线走哪条路线,取决于我们今天“延迟选择”——今天的观测决定了几十亿年前的光线的路径!

惠勒的这些思想,将我们熟悉的“物质—信息—观测”的传统思路,转变为“观测—信息—物理”的新思维。这让一个“荒唐”的问题变得严峻起来:当我们没看月亮时,月亮还在吗?爱因斯坦曾拿这个问题问物理学家派斯,本来是借它来质疑量子力学,而在惠勒看来,月亮可不就是看出来的嘛。

戴维斯把惠勒的“观测—信息—物质”解读为“信息—物理法则—物质”,是把观测“形式化”了。当然,谁也不知道这条路线会带来什么物理世界的概念,也没人知道如何从“bit”导出“it”来。时下的热门问题是qubit——量子信息,其别解也有趣:“去”bit。不管怎么说,量子信息的革命已经开始了,但物理学的革命还有多远呢?

换个角度看,It from bit只是量子测量问题和量子非定域性的“异”表述,它首先改变的似乎是时空、因果和动力学演化等“经典”概念,然后才是物质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本身也是一个神话,什么时候破灭呢?



1989年,惠勒在东京召开的第三届量子力学基础国际会议上,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it from bit——“每个物理量(it),都是从是或否(‘yes-or-no’)的二元状态(bit)衍生出它的终极意义。”这个it包括所有的粒子和力场,甚至时空本身。因此,世界的每一样实体都有非物质(即信息)的起源和解释。他在自传里说,“信息不仅是我们的‘学习’的关于世界的东西,还是我们‘创造’世界的东西。”他举例说,光子被吸收(从而被

## ■窗外有风

## 足球与人类,生生不息的荷尔蒙

文·房琳琳

信息爆炸让人的眼界大开。连说话还不利落的两岁女儿都能抱着Ipad嚷嚷着要看加拿大芭蕾舞团宣传片(Lost in motion)中的叔叔唯美起舞,更何况伪球迷一大早只凭扫两眼世界杯进球集锦就敢胡说乱侃?

但是,千万别小看这种纯粹出于欣赏的热情与评论的冲动!

如果没有吃喝拉撒生存需求之外的剩余荷尔蒙,人类恐怕还停留在白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夜晚梦想织女牛郎的农耕年代。

当然,也可能灵光乍现用动物皮毛缝出一个叫蹴鞠的东西解解闷。现在看来,你不得不承认发明足球的人真有智慧——从混沌初开的地球本身,到中国人圆融圆通的处世哲学,从阿Q唯一毕生追求完美的那个签名,再到量子力学中最微小也最难测量的原子力,都离不开这样一个“Q”。

当听到巴西门将塞萨尔战败后称赞对手“德国是一支伟大的球队”时,我不禁泪

流满面,英雄之惺惺相惜,即使在强大的对手面前数次倒下,也是一种无上的荣耀。

阿根廷晋级决赛,将与德国角逐“大力神杯”(很遗憾此时决赛还没开始),心中那座天平在骄傲脆弱的阿根廷和务实顽强的德国之间摇摆不定,据说史上两国有18次对决,阿根廷虽略胜一筹,却难敌当下德国的人气飙升。不再费心思猜测谁输谁赢,只盼你们踢的精彩,只求你们拼尽全力,只愿你们哭笑随意……

足球本身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可一旦它动起来,随之而来的,首先是显见的规则、团队、战术、输赢,以及潜在的奖惩、名利、舆论,乃至不可预期的骚乱和死亡……无奇不有包罗万象让人慨叹世界真奇妙——它从人类原始社会的狩猎活动而来,它为人类的竞争本能提供了开放平台,它将人类的荷尔蒙挥洒于无形,人们最终希望看到的,是公正的对抗,激情的和平。

不经意间,畅想一千年以后的地球,没有荷尔蒙的仿生机器人在不知疲惫地挖出

最后一点矿藏,而真正的人类已经到达某个类地星球开始建设新的家园,又或者,为了离地球老家近一点,人类还能很轻松地用一种特殊的运载工具把地球拖到新星球附近团聚一下忆苦思甜。

想到这里,我不禁有些庆幸,也有些伤感。庆幸的是,能够在多数地球人梦想中的和平国度里看欧洲和南美球员为了一个球儿严肃认真地挥汗如雨;伤感的是,一千年以后再回放这段历史瞬间,主宰地球的仿生机器人,可能对这种人类的游戏已完全无感甚至视而不见。

头脑中回旋着“庇隆夫人”艾薇塔生前那句励志名言——“如果我为阿根廷而死,请记住: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我幻想,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用智慧开启了奇妙的宇宙之旅,我要代表有情有义无所畏惧所向披靡的人类说一句:如果为了延续拥有荷尔蒙的珍贵物种而迷失在宇宙,地球母亲,请别为我们哭泣,我们真的曾经很爱很爱你!



沙鸭戏水

中华秋沙鸭,我国特产稀有鸟类,全球目前仅存不足一千只。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将其列为濒危(E),与大熊猫、华南虎、滇金丝猴齐名。此图摄于江西省修水县。

梁海摄

## ■微科幻

## 世界末日的咖啡

(美)阿瓦罗·兹诺斯—阿马洛 艾利克斯·施瓦茨曼合著  
姚人杰译

亨利·林德尼斯用咖啡度量人生。一切开始于亨利与妻子埃琳看到总统在电视上发布新闻。

他们聆听总统严肃的声音时,埃琳握住了亨利的手。总统宣布说,侦测到一支外星巨舰组成的舰队在接近太阳系。外星舰队将于四周后抵达地球。他要求大家保持冷静。

“我要去给我俩冲点浓缩咖啡。”亨利说道。

浓缩咖啡是他们留在特殊时刻喝的饮料。“甜心,你知道的,我已经戒掉咖啡了。”埃琳说话间与丈夫没有视线接触。

“你怎么了?”

“我告诉你我要戒咖啡。就在上礼拜。我们与提尔曼一家吃饭时。派特关于咖啡是多么酸性的观点讲得很好。”亨利回想不起那天的谈话,“我们还有一个好话,你却担心咖啡对健康的影响?”埃琳喘气道:“你认为这是一次侵略?”

“要是外星人打算探索未知世界或与地球人接触,他们会派来一艘飞船。眼下

是整整一支作战舰队。”他手指向电视屏幕上那颗感明显的视频画面,那是太空探测器从太阳系的遥远边疆发送回来的画面。

“你总是个悲观主义者。”

“就算我弄错了,情况也会变糟糕。地球人不会做出适当的反应。我们需要立刻离开城市。我们可以去我老舍的那栋旧木屋。”他的手从埃琳的手上松开,她选择在最糟糕的关节上戒掉咖啡因,那不代表他也会剥夺自己喝咖啡的机会。“我要去冲杯浓缩咖啡。然后我们要打点行李。”

外星舰队的画面填满了屏幕。那些舰船外形丑陋笨重,大得可怕,足足有岛屿般大小,表面有参差不齐的金属凸出物以及不可思议的舱门、炮塔和天线,像是用聚合物和金属制造而成的昆虫。太空是黑色的,舰船是深灰色的。它们越来越靠近。每一分钟都在靠近。每一秒钟都在靠近。

埃琳依旧不情不愿,一边抱怨,一边说亨利是偏执狂。但她还是帮他打点行李,两人往货车上装上物资,开车到了位于加

利福尼亚北部的破败木屋。

当收音机里开始播放报告,他感到自己差不多被证明是正确的。

到处都是骚乱与洗劫。超市与仓库里值钱的东西被洗劫一空,民众为留下来的东西而斗殴打架。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征召预备役部队。而那仅仅是开始。

亨利与埃琳在木屋度过了三星期,身边仅有几本书与一台收音机。白天的时候,亨利一直忙忙碌碌,钓鱼狩猎。到了晚上,两人会聊天。或者说试图聊天。两人的对话从何时起变得如此勉强?

他每天给自己冲两杯咖啡,定量分配最后一罐咖啡粉。假如两人都喝咖啡的话,每天就只有一杯的份了,但埃琳拒绝喝咖啡。

如果我们连一杯咖啡都不能分享,我们还能分享什么?亨利心想道。第一个星期之后,两人基本上就不说话了。

有天晚上,亨利听见了发动机声音。他望向窗外,看见一辆福特皮卡车停靠在木屋旁。一男一女下了车。

他走出木屋,手里拿着步枪。“你们擅

闯了私人领地。”他说道。

“我们不想惹任何麻烦,”男子说,“我们只是要找个安全的地方。外面很危险。我们能至少睡一宿吗?天色都黑了。”

两个小孩坐在福特车的后座上凝视着他,眼睛睁得大大的。

亨利抬起步枪。“去看看别的地方。”

闯入者们狼狽地回到了福特车内。

“我不敢相信你那么做了。”埃琳从门口向外喊道。

“我们的物资有限,不够与陌生人分享。”亨利说道。

“我嫁了的那个亨利永远不会回绝那些被吓坏了的小孩。”埃琳说,“你人变了。”

“是早上变了,埃琳。你得适应它。”到了早上,她打点了一包衣服,“我要开车回家。”

他没有试图说服她放弃念头。